

經部

詩外傳卷六

漢 韓嬰 撰

比干諫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殺身以彰君之惡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髮佯狂而去君子聞之曰勞矣箕子盡其精神竭其忠愛見比干之事免其身仁知之至詩曰人亦有言靡哲不愚

齊桓公見小臣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桓公曰惡是何言也吾

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賞勉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其分職攷其事業較其官能莫不理法則公道達而私門

塞公義立而私事息如是則持厚者進而佞諂者止貪戾者退而廉節者起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人習事而因人之事使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故曰職分而民不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羣下百吏莫不修已然後敢安仕成能然後敢受職小人易心百姓易俗奸宄之屬莫不反慤夫是之為政教之極則不可加矣詩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寛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斷矣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疇草萊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盡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樹木甚茂此忠信以寛其民不偷入其庭甚閒此明察以斷故民不擾也詩曰夙興夜寐灑掃庭内

古者有命民之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居事力者告

於其君然後命得乘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飾車駢馬皆有罰故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則無所用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賤財利則不爭不爭則强不陵弱衆不暴寡是君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詩曰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

天下之辯有三至五勝而辭置下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序異端使不相悖輸公通意揚其所謂使人預知焉

不務相迷也是以辯者不失所守不勝者得其所求故辯可觀也夫繁文以相假飾辭以相惇數譬以相移外人之身使不得反其意則論便然後害生也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外意外身謂之諱幾廉倚跌謂之移指緣謬辭謂之苟四者所不為也故理可同睹也夫隱諱移苟爭言競為而後息不能無害其為君子也故君子不為也論語曰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詩曰無易由言無曰苟矣

吾語子夫服人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知不以幽人勇猛強武不以侵人齊給便捷不以欺誣人不能則學不知則問雖知必讓然後爲知遇君則修臣下之義出鄉則修長幼之義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故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如是則老者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詩曰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仁者必敬其人敬其人有道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遇不肖者則畏踈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慤而不害傷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之質也仁以為質義以為理開口無不可以為人法式者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災必及

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民勞思佚治暴思仁刑危思安國亂思天詩曰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問者曰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何也猶言先醒也不聞道術之人則冥於得失不知亂之所由眊眊乎其猶醉也故世主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有憂色申公巫臣問曰王何為有憂也莊王曰吾聞諸侯之德能自取師者王能自取友者霸而與

居不若其身者亡以寡人之不肖也諸大夫之論莫有
及於寡人是以憂也莊王之德宜君人威服諸侯日猶
恐懼思索賢佐此其先生者也昔者宋昭公出亡謂其
御曰吾知其所以亡矣御者曰何哉昭公曰吾被服而
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也吾發言動事朝
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也吾外內不見吾過失是
以亡也於是改操易行安義行道不出二年而美聞於
宋宋人迎而復之謚為昭此其後生者也昔郭君出郭

謂其御者曰吾渴欲飲御者進清酒曰吾飢欲食御者進乾脯粱糗曰何備也御者曰臣儲之曰奚儲之御者曰為君之出亡而道飢渴也曰子知吾旦亡乎御者曰然曰何不以諫也御者曰君喜道諛而惡至言臣欲進諫恐先郭亡是以不諫也郭君作色而怒曰吾所以亡者誠何哉御轉其辭曰君之所以亡者太賢曰夫賢者所以不為存而亡者何也御曰天下無賢而獨賢是以亡也伏軾而歎曰嗟乎失賢人者如此乎於是身倦力

解枕御膝而卧御自易以備疎行而去身死中野爲虎狼所食此其不生者故先生者當年霸楚莊王是也後生者三年而復宋昭公是也不生者死中野爲虎狼所食郭君是也有先生者後生者有不生者詩曰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田常弑簡公乃盟於國人曰不盟者死及家石他曰古之事君者死其君之事舍君以全親非忠也舍親以死君之事非孝也他則不能然不盟是殺吾親也從人而

盟是背吾君也嗚呼生亂世不得正行刼乎暴人不得全義悲夫乃進盟以免父母退伏劒以死其君聞之者曰君子哉安之命矣詩曰人亦有言進退惟谷石先生之謂也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宫不見其妻凶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昔者秦穆公困於殽疾據五羖大夫蹇叔公孫支而小霸晉文困於驪氏疾據咎犯趙衰介子推而遂為君越王句踐困於會稽疾據范蠡大夫

種而霸南國齊桓公困於長勺疾據管仲甯戚隰朋而匡天下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未嘗有之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

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也孟子

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執冬至必彫吾亦時矣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非遭彫世者歟

孔子曰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其身體不足觀也勇力不足憚也族姓不足稱也宗祖不足道也而可以聞於四方而昭於諸侯者其惟學乎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夫學之謂也

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言天之所生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不知天之所以命生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謂之小人故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小雅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言天之所以仁義

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大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言民之秉德以則天也不知所以則天又焉得為君子乎

王者必立牧方二人使闚遠牧衆也遠方之民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者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噫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何如乃有飢寒而不得衣食有獄訟而不平其寃失賢而不舉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

之遠方之民聞之皆曰誠天子也夫我居之僻見我之
近也我居之幽見我之明也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開
四目通四聰也詩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此之謂也
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把茅旌右執鸞刀以進言於
莊王曰寡人無良邊陲之臣以干大禍使大國之君沛
焉遠辱至此莊王曰君子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
人得見君之玉面也而微至乎此莊王受節左右麾楚
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進諫曰夫南郢之與鄭相去數

千里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死者數百人今克而弗有無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吾聞古者杅不穿皮不蠹不出於四方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要其人不要其土人告以從而不舍不祥也吾以不祥立乎天下災及吾身何取之有既晉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之將軍子重進諫曰晉强國也道近兵銳楚師奄罷君其勿許莊王曰不可强者我避之弱者我威之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乃遂還師以逆晉寇莊王援桴而鼓之晉師

大敗士卒奔者爭舟而指可掬也莊王曰噫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乃退楚師以佚晉寇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

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强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强禦

衛靈公晝寢而起志氣益衰使人馳名勇士公孫悁道遭行人卜商卜商曰何驅之疾也對曰公晝寢而起使

我名勇士公孫悁子夏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御者

曰可子夏曰載我而反至君曰使子召勇士何為召儒

使者曰行人曰微悁而勇若悁者可乎臣曰可即載與

來君曰諾延先生上趣召公孫悁至入門杖劒疾呼曰

商下我存若頭子夏顧咄之曰咄内劒吾將與若言勇

於是君令内劒而上子夏曰來吾嘗與子從君而西見

趙簡子簡子披髪杖矛而見我君我從十三行之後趨

而進曰諸侯相見不宜不朝服不朝服行人卜商將以

頸血濺君之服矣使反朝服而見吾君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一矣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遭齊君重鞇而坐吾君單鞇而坐我從十三行之後趨而進曰禮諸侯相見不宜相臨以庶揄其一鞇而去之者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二矣又與子從君於囿中於是兩寇肩逐我君拔矛下格而還子耶我耶悁曰子也子夏曰子之勇不若我三矣所貴爲士者上攝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外立節矜而敵

不侵擾内禁殘害而君不危殆是士之所長君子之所致貴也若夫以長掩短以衆暴寡凌轢無罪之民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是士之甚毒而君子之所致惡也衆之所誅鋤也詩曰人而無儀不死何為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於是靈公避席抑手曰寡人雖不敏請從先生之勇詩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卜先生也

孔子行簡子將殺陽虎孔子似之帶甲以圍孔子舍子路愠怒奮戟將下孔子止之曰由何仁義之寡裕也夫

詩書之不習禮樂之不講是丘之罪也若吾非陽貨而以我爲陽貨則非丘之罪也命也我歌子和若子路歌孔子和之三終而圍罷詩曰來游來歌以陳盛德之和而無爲也

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君子爲民父母何如曰君子者貌恭而行肆身儉而施博故不肖者不能逮也殖盡於己而區略於人故可盡身而事也篤愛而不奪厚施而不伐見人有善欣然樂之見人不善惕然掩之有其

過而兼包之授衣以最授食以多法下易由事寡易為
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築城而居之別田而養之立
學以教之使人知親尊親尊故父服斬縗三年為君亦
服斬縗三年為民父母之謂也
事强暴之國難使强暴之國害我易事之以貨寶則寶
單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割國之强乘
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猒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必致
寶單國舉而後已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

故非有聖人之道持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
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
平政以齊下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
忠信愛利平乎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
也故近者競親而遠者願至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
足以薰炙之威强足以一齊之則拱揖指麾而强暴之
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
深故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没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債中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己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興師

而次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年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之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其城然後攻之中年聞其義而請降曰善哉襄子之謂也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

威有三術有道德之威者有暴察之威者有狂妄之威者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何謂道德之威曰禮樂則修分義則明舉措則時愛利則刑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

王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故賞不用而民勸罰不加而威行是道德之威也何謂暴察之威曰禮樂則不修分義則不明舉措則不時愛利則不刑然而其禁非也暴其誅不服也繁審其刑罰而信其誅殺猛而必闇如雷擊之如牆壓之百姓劫則致畏怠則傲上執拘則聚遠聞則散非劫之以刑勢振之以誅殺則無以有其下是暴察之威也何謂狂妄之威曰無愛人之心無利人之事而日為亂人之道百姓讙譁則從而放執於刑灼

不和人心悖逆天理是以水旱為之不時年穀以之不升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而下窮衣食之用愁哀而無所告訴比周憤潰以離上傾覆滅亡可立而待是狂妄之威也夫道德之威成乎衆強暴察之威成乎危弱狂妄之威成乎滅亡故威名同而吉凶之効遠矣故不可不審察也詩曰旻天疾威天篤降喪瘨我飢饉民卒流亡

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

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暮食不足朝收市賦吾可謂不好士乎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耶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詩曰謀

夫孔多是用不集

詩外傳卷六

詩外傳卷七

漢 韓嬰 撰

齊宣王謂田過曰吾聞儒者親喪三年君與父孰重過對曰殆不如父重王忿然曰曷為士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以為親也宣王悒然無以應之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趙王使人於楚鼓瑟而遣之曰慎無失吾言使者受命

伏而不起曰大王鼓瑟未嘗若今日之悲也王曰調使者曰調則可記其柱王曰不可天有燥濕絃有緩急柱有推移不可記也使者曰請借此以喻楚之去趙也千有餘里亦有吉凶之變凶則弔之吉則賀之猶柱之有推移不可記也故王之使人必慎其所之而不任以辭

詩曰征夫捷捷每懷靡及蓋傷自上而御下也

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爲齊相也客謂

園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

詘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顧先生
為之先臣里母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
里母里母曰安行今令姑呼汝即束緼請火去婦之家
曰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姑乃直使人追去婦還之
故里母非談說之士束緼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
所感事有可適何不為之先匱生曰愚恐不及然請盡
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束緼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
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

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耳賈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於是曹相國因賈生束帛安車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詩曰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孔子曰昔者周公事文王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前洞洞焉若將失之可謂子矣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承文武之業履天子之位聽

天子之政征夷狄之亂誅管蔡之罪抱成王而朝諸侯誅賞制斷無所顧問威動天地振恐海内可謂能武矣成王壯周公致政北面而事之請然後行無伐矜之色可謂臣矣故一人之身能三變者所以應時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啄者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避武士之鋒端避辯士之舌端詩曰我友敬矣

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羮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遣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

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葉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

縛自檻車以爲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伯牧牛舉爲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爲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茝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爲通也爲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

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

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

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題三圍轉轂百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若夫信其志約其親者非孝也

詩曰有母之尸饔

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周舍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

牘從君之過而日有記也月有成也歲有效也簡子居則與之居出則與之出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如喪子後與諸大夫飲於洪波之臺酒酣簡子涕泣諸大夫皆出走曰臣有罪而不自知簡子曰大夫皆無罪昔者吾有周舍有言曰千羊之皮不若一狐之腋衆人諾諾不若一士之諤諤昔者商紂默默而亡武王諤諤而昌今自周舍之死吾未嘗聞吾過也吾亡無日矣是以寡人泣也

傳曰齊景公問晏子爲人何患晏子對曰患夫社鼠景公曰何謂社鼠晏子曰社鼠出竊於外入託於社灌之恐壞牆燻之恐燒木此鼠之患今君之左右出則賣君以要利入則託君不罪乎亂法君又并覆而育之此社鼠之患也景公曰嗚呼豈其然人有市酒而甚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罌而欲往者狗輙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士欲白萬乘之主用事者迎而齧之亦國之惡

狗也左右者為社鼠用事者為惡狗此國之大患也詩曰瞻彼中林侯薪侯蒸言朝廷皆小人也

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謂宋君曰夫國家之安危百姓之治亂在君之行夫爵祿賞賜舉人之所好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君曰善寡人當其美子受其惡寡人自知不為諸侯笑矣國人知殺戮之刑專在子罕也大臣親之百姓畏之居不期年子罕遂去宋君而專其政故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

可以示人詩曰胡為我作不即我謀

衛懿公之時有臣曰弘演者受命而使未反而狄人攻衛於是懿公欲興師迎之其民皆曰君之所貴而有祿位者鶴也所愛者宫人也亦使鶴與宫人戰余安能戰遂潰而皆去狄人至攻懿公於熒澤殺之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至報使於肝辭畢呼天而號哀止曰若臣者獨死可耳於是遂自刳出腹實内懿公之肝乃死桓公聞之曰衛之亡也以無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

於是復立衛於楚丘如弘演可謂忠士矣殺身以捷其君非徒捷其君又令衛之宗廟復立祭祀不絶可謂有大功矣詩曰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穀我獨不敢休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孫叔敖蹵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問何謂三利何謂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此之謂也孫叔

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

孔子曰明王有三懼一曰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二曰得志而恐驕三曰聞天下之至道而恐不能行昔者越王勾踐與吳戰大敗之兼有南夷當是之時君南面而立近臣三遠臣五令諸大夫曰聞過而不以告我者爲

上戮此處尊位而恐不聞其過也昔者晉文公與楚戰大勝之燒其草火三日不息文公退而有憂色侍者曰君大勝楚而有憂色何也文公曰吾聞能以戰勝安者惟聖人若夫詐勝之徒未嘗不危吾是以憂也此得志而恐驕也昔者齊桓公得管仲隰朋南面而立桓公曰吾得二子也吾目加明吾耳加聰不敢獨擅進之先祖此聞至道而恐不能行者也由桓公晉文越王勾踐觀之三懼者明君之務也詩曰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

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此言大王居人上也

楚莊王賜其羣臣酒日暮酒酣左右皆醉殿上燭滅有牽王后衣者后扢冠纓而絶之言於王曰今燭滅有牽妾衣者妾扢其纓而絶之願趣火視絶纓者王曰止立出令曰與寡人飲不絶纓者不為樂也於是冠纓無完者不知王后所絶冠纓者誰於是王遂與羣臣歡飲乃罷後吳興師攻楚有人常為應行合戰者五陷陣卻敵

遂取大軍之首而獻之王怪而問之曰寡人未嘗有異於子子何為於寡人厚也對曰臣先殿上絕纓者也當時宜以肝膽塗地負日久矣未有所効今幸得用於臣之義尚可為王破吳而強楚詩曰有漼者淵萑葦淠淠言大者無不容也

傳曰伯奇孝而棄於親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賢而殺於兄比干忠而誅於君詩曰予慎無辜

紂殺王子比干箕子被髮佯狂陳靈公殺泄治鄧元去

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以其殺比干泄治而失箕子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蹈其所以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御走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

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存者乎詩曰昊天太憮予慎無辜

宋玉因其友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讓其友友曰夫薑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宋燕相齊見逐罷歸之舍名門尉陳饒等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宋燕曰夫失諸已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而君鴈鶩有餘粟是君之一過也果園梨栗後宮婦人以相提擲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綾紈綺縠靡麗於堂從風而弊士曾不得以為緣是君之三過也且夫財

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猶譬鉛刀畜之而干將用之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慙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詩曰或以其酒不以其漿

傳曰善為政者循情性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羣生皆傷而年

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静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弗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我以法邊境之人刼我以兵是以不樹德於人也簡主曰噫子之言過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

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昔者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

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爲人臣生不能進
賢而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衛君問
其故子以父言聞君造然召蘧伯玉而貴之而退彌子
瑕從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
直矣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
孔子閒居子貢侍坐請問爲人下之道奈何孔子曰善
哉爾之問也爲人下其猶土乎子貢未達孔子曰夫土
者掘之得甘泉焉樹之得五穀焉草木植焉鳥獸魚鼈

遂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功不言賞世不絶故曰能
為下者其惟土乎子貢曰賜雖不敏請事斯語詩曰式
禮莫愆
傳曰南假子過程本本為之烹鱺魚南假子曰聞君子
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假子曰夫
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狹行也比於善者自進之階
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且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
止吾豈自比君子哉志慕之而已矣

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然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又何加焉

孔子游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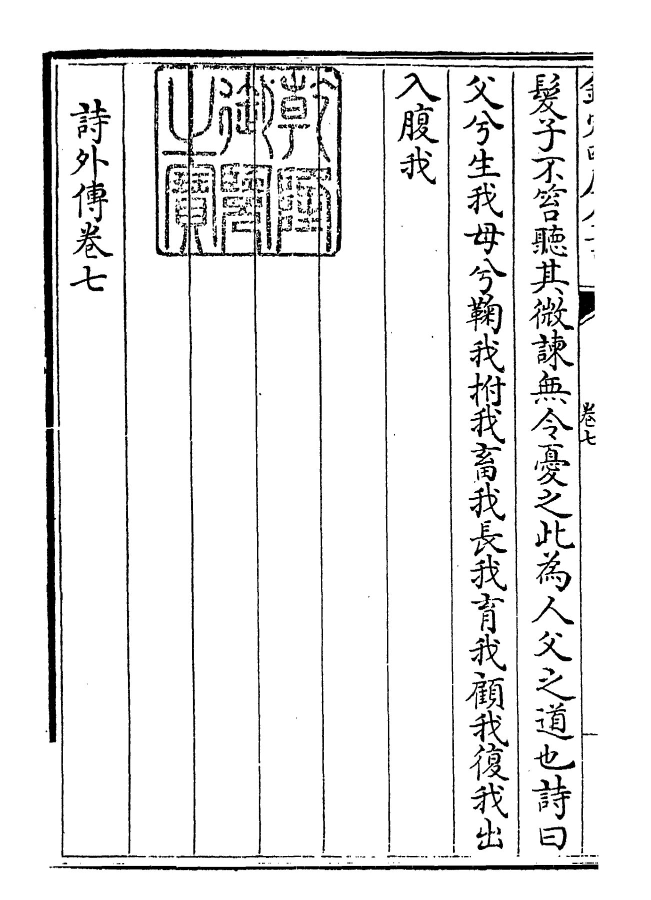
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

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子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昔者孔子鼓瑟曾子子貢側門而聽曲終曾子曰嗟乎夫子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僻之行何其不仁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曾子之言告子曰嗟乎

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鼠出游狸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而避厭目曲脊求而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僻不亦宜乎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

夫為人父者必懷慈仁之愛以畜養其子撫循飲食以全其身及其有識也必嚴居正言以先導之及其束髮也授明師以成其技十九見志請賓冠之足以死其意血脈澄靜娉内以定之信承親授無有所疑冠子不言



髮子不答聽其微諫無令憂之此為人父之道也詩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

詩外傳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外傳卷十八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祝德麟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汪學金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録監生臣沈世玫

詩外傳卷八

漢　韓嬰　撰

越王勾踐使廉稽獻民於荆王荆王使者曰越夷狄之國也臣請欺其使者荆王曰越王賢人也其使者亦賢子其慎之使者出見廉稽曰冠則得以俗見不冠不得見廉稽曰夫越亦周室之列封也不得處於大國而處江海之陂與魭鱣魚鼈為伍文身翦髮而後處焉今來至上國必曰冠得俗見不冠不得見如此則上國使適

越亦將劓墨文身翦髪而後得以俗見可乎荆王聞之披衣出謝孔子曰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者亦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在吾身耳不可不慎也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吳人伐楚昭王去國國有屠羊說從行昭王反國賞從

者及說說辭曰君失國臣所失者屠君反國臣亦反其屠臣之禄既厚又何賞之辭不受命君强之說曰君失國非臣之罪故不伏誅君反國非臣之功故不受其賞吴師入郢臣畏寇避患君反國說何事焉君曰不受則見之說對曰楚國之法商人欲見於君者必有大獻重質然後得見今臣智不能存國節不能死君勇不能待寇然見之非國法也遂不受命入於澗中昭王謂司馬子期曰有人於此居處甚約論議甚高為我求之願為

兄弟請為三公司馬子期舍車徒求之五日五夜見之謂曰國危不救非仁也君命不從非忠也惡富貴於上甘貧苦於下意者過也今君願為兄弟請為三公不聽君何也說曰三公之位我知其貴於刀俎之肆矣萬鍾之祿我知其富於屠羊之利矣今見爵祿之利而忘辭受之禮非所聞也遂辭三公之位而反乎屠羊之肆君子聞之曰甚矣哉屠羊子之為也約己持窮而處人之國矣說曰何謂窮吾讓之以禮而終其國也曰在深淵

之中而不援彼之危見昭王德衰於吳而懷寶絶迹以病其國欲獨全已者也是厚於已而薄於君狷乎非救世者也何如則可謂救世矣曰若申伯仲山甫可謂救世矣昔者周德大衰道廢於厲申伯仲山甫輔相宣王撥亂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廟復興申伯仲山甫乃並順天下匡救邪失喻德教舉遺士海内翕然向風故百姓勃然詠宣王之德詩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又曰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懈以

事一人如是可謂救世矣

齊崔杼弑莊公荆蒯芮使晉而反其僕曰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亦難乎荆蒯芮曰善哉而言也早言我能諫諫而不用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之食其食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食又安得治君而死之遂驅車而入死其事僕曰人有亂君猶必死之我有治長可無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君子聞之曰荆蒯芮可謂守節死義矣僕夫則無為死也

猶飲食而遇毒也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荆先生之謂也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僕夫之謂也

遜而直上也切次之謗諫為下懦為死詩曰柔亦不茹

宋萬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敗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為大夫于宋宋萬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惟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爾虜焉知魯侯之美惡乎宋萬怒博閔公絕脰仇牧聞君弑趨而至遇之于

門手劒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强禦矣詩曰惟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可於君不可於父孝子弗為也可於父不可於君君子亦弗為也故君不可奪親亦不可奪也詩曰愷悌君子四方為則

黄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修德惟仁是行宇内和平未見鳳凰惟思其象夙寐晨興乃召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

龜身燕頷而雞喙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爲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沒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

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魏文侯有子曰擊次曰訢訢少而立以嗣封擊中山三年莫往來其傅趙蒼唐曰父忘子子不可忘父何不遣使乎擊曰願之而未有所使也蒼唐曰臣請使擊曰諾於是乃問君之所好與所嗜曰君好北犬嗜晨鴈遂求北犬晨鴈賫行蒼唐至曰北蕃中山之君有北犬晨鴈使蒼唐再拜獻之文侯曰擊知吾好北犬嗜晨鴈也則

見使者文侯曰擊無恙乎蒼唐唯唯而不對三問而三不對文侯曰不對何也蒼唐曰臣聞諸侯不名君既已賜弊邑使得小國侯君問以名不敢對也文侯曰中山之君無恙乎蒼唐曰今者臣之來拜送於郊文侯曰中山之君長短若何矣蒼唐曰問諸侯比諸侯諸侯之朝則側者皆人臣無所比之然則所賜衣裘幾能勝之矣文侯曰中山之君亦何好乎對曰好詩文侯曰於詩何好曰好黍離與晨風文侯曰黍離何哉對曰彼黍離離

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怨乎曰非
敢怨也時思也文侯曰晨風謂何對曰鴥彼晨風鬱彼
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於是文
侯大悦曰欲知其子視其母欲知其君視其所使中山
君不賢惡能得賢遂廢太子訴召中山君以為嗣詩曰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
使媚于天子君子曰夫使非直敝車罷馬而已亦將喻

誠信通氣志明好惡然後可使也

子賤治單父其民附孔子曰告丘之所以治之者對曰不齊時發倉廩振困窮補不足孔子曰是小人附耳未也對曰賞有能招賢才退不肖孔子曰是士附耳未也對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有二人所師者一人孔子曰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足以教弟矣所友者十有二人足以祛壅蔽矣所師者一人足以慮無失策舉無敗功矣惜乎不齊為之大功乃

與堯舜參矣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子賤其似之矣

度地圖居以立國崇恩博利以懷衆明好惡以正法度

率民力稼學校庠序以立教事老養孤以化民升賢賞

功以勸善懲奸絀失以醜惡講御習射以防患禁奸止

邪以除害接賢連友以廣智宗親族附以益强詩曰愷

悌君子

齊景公使人於楚楚王與之上九重之臺顧使者曰齊

有臺若此乎使者曰吾君有治位之坐土階三等茅茨

不翦樸椽不斲者猶以謂為之者勞居之者泰吾君惡有臺若此者於是楚王蓋悒如也使者可謂不辱君命其能專對矣

傳曰予小子使爾繼邵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為魯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孫魯孔丘命爾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將不堪公曰不妄傳曰諸侯之有德天子錫之一錫車馬再錫衣服三錫虎賁四錫樂器五錫納陛六錫朱户七錫弓矢八錫鈇鉞

九錫秬鬯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

齊景公謂子貢曰先生何師對曰魯仲尼曰仲尼賢乎曰聖人也豈直賢哉景公嘻然而笑曰其聖何如子貢曰不知也景公勃然作色曰始言聖人今言不知何也子貢曰臣終身戴天不知天之高也終身踐地不知地之厚也若臣之事仲尼譬猶渴操壺杓就江海而飲之腹滿而去又安知江海之深乎景公曰先生之譽得無太甚乎子貢曰臣賜何敢甚言尚慮不及耳臣譽仲尼

譬猶兩手捧土而附泰山其無益亦明矣使臣不譽仲尼譬猶兩手杷泰山無損亦明矣景公曰善豈其然善豈其然詩曰綿綿翼翼不測不克

一穀不升謂之鎌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荒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飾道路不除百官補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祠此大侵之禮也詩曰我居御卒荒此之謂也

古者天子為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

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享于先王爾祖其從享之

梁山崩晉君名大夫伯宗道逢輦者以其輦服其道伯宗使其右下欲鞭之輦者曰君趨道豈不遠矣不知事而行可乎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伯宗曰子亦有聞乎曰梁山崩壅河顧三日不流是以名子伯宗曰如之

何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伯宗將如之何伯宗私問之曰君其率羣臣素服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伯宗問其姓名弗告伯宗到君問伯宗以其言對於是君素服率羣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河斯流矣君問伯宗何以知之伯宗不言受輦者詐以自知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後攘人之善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之政景公錫之宴晏子在前范

昭趨曰願君之倅樽以爲壽景公顧左右曰酌寡人樽獻之客晏子對曰徹去樽范昭不說起舞顧太師曰子爲我奏成周之樂願舞太師對曰盲臣不習范昭起出門景公謂晏子曰夫晉天下大國也使范昭來觀齊國之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范昭之爲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是欲試吾君嬰故不從於是景公召太師而問之曰范昭使子奏成周之樂何故不調對如晏子於是范昭歸報平公曰齊未可并也吾試其君

晏子知之吾犯其樂太師知之孔子聞之曰善乎晏子不出俎豆之閒折衝千里詩曰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三公者何曰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辯明其隱此三

公之任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寬容而愛刑清而省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敎生而不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不奪民力役不踰時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雕文不粥于肆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故得風雨不烈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雨祈祈以是知太

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昨日何生今日何成必念歸厚必念治生日慎一日完如金城詩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官怠於有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易曰小狐汔濟濡其尾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竭

而智罷振扵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扵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為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賜休扵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扵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扵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

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闔棺兮乃止播耳不知其時之易遷兮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闔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路卞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孔子遂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親愛學之故

也昔吳楚燕代謀為一舉而欲伐秦桃賈監門之子也為秦往使之遂絶其謀止其兵及其反國秦王大悦立為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秦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為人婿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

由此觀之士必學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
哀公嘻然而笑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曾子有過曾晳引杖擊之仆地有間乃蘇起曰先生得
無病乎魯人賢曾子以告夫子夫子告門人參來汝不
聞昔者舜爲人子乎小箠則待笞大杖則逃索而使之
未嘗不在側索而殺之未嘗可得今汝委身以待暴怒
拱立不去非王者之民其罪何如詩曰優哉游哉亦是
戾矣又曰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騂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耶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詩曰好是正直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解始也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詩曰好是正直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食飲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

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湯作護聞其宫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

康而好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聞其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敬而好禮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孔子曰易先同人後大有承之以謙不亦可乎故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此謙德之於行也順之者吉逆之者凶五帝既沒三王既衰能行謙德者其惟周公乎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

王之叔父假天子之尊位七年所執贄而師見者十人所還質而友見者十三人窮巷白屋之士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者百人宫朝者千人諫臣五人輔臣五人拂臣六人載干戈以至於封侯而同姓之士百人孔子曰猶以周公為天下賞則以同族為衆而異族為寡也故德行寛容而守之以恭者榮土地廣大而守之以儉者安位尊禄重而守之以卑者貴人衆兵强而守之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哲博聞强記而守

之以淺者不溢此六者皆謙德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能以此終吉者君子之道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德不謙以亡其身者桀紂是也而况衆庶乎夫易有一道焉大足以治天下中足以安家國近足以守其身者其惟謙德乎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為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

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齊莊公出獵有螳蜋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蜋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詩曰湯降不遲

魏文侯問李克曰人有惡乎李克曰有夫貴者則賤者惡之富者則貧者惡之智者則愚者惡之文侯曰善行此三者使人勿惡亦可乎李克曰可臣聞貴而下賤則

衆弗惡也富能分貧則窮士弗惡也智而教愚則童蒙者弗惡也文侯曰善哉言乎堯舜其猶病諸寡人雖不敏請守斯語矣詩曰不遑啓處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壊何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薫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失其輔也故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詩外傳卷八

詩外傳卷九

漢 韓嬰 撰

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諠也呼而問之曰何為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誡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諠矣孟子少時東家殺豚孟子問其母曰東家殺豚何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而言曰吾懷姙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胎教之也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也乃買

東家豚肉以食之明不欺也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言賢母使子賢也

田子為相三年歸休得金百鎰奉其母母曰子安得此金對曰所受俸禄也母曰為相三年不食乎治官如此非吾所欲也孝子之事親也盡力致誠不義之物不入於館為人子不可不孝也子其去之田子愧慙走出造朝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說其義即舍田子罪令復為相以金賜其母詩曰宜爾子孫繩繩兮

孔子行聞哭聲甚悲孔子曰驅驅前有賢者至則臯魚也被褐擁鐮哭於道傍孔子辟車與之言曰子非有喪何哭之悲也臯魚曰吾失之三矣少而遊學諸侯以後吾親失之一也高尚吾志間吾事君失之二也與友厚而小絶之失之三矣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往而不可得見者親也吾請從此辭矣立槁而死孔子曰弟子誡之足以識矣於是門人辭歸而養親者十有三人子路曰有人於斯夙興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

黧黑樹藝五穀以事其親而無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順邪辭不遜邪古人有言曰衣歟食歟曾不爾即子勞以事其親無此三者何爲無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非無力也執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則篤孝出則友賢何爲其無孝子之名詩曰父母孔邇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

洋乎若江河鍾子期死伯牙擗琴絶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與鼓琴也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秦攻魏破之少子亡而不得令魏國曰有得公子者賜金千斤匿者罪至十族公子乳母與俱亡人謂乳母曰得公子者賞甚重乳母當知公子處而言之乳母應之曰我不知其處雖知之死則死不可以言也為人養子不能隱而言之是畔上畏死吾聞忠不畔上勇不畏死

凡養人子者生之非務殺之也豈可見利畏誅之故廢義而行詐哉吾不能生而使公子獨死矣遂與公子俱逃澤中秦軍見而射之乳母以身蔽之著十二矢遂不令中公子秦王聞之饗以太牢且爵其兄為大夫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

子路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子貢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則引之進退而已耳顔回曰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三子所持各

畏問於夫子夫子曰由之所持蠻貊之言也賜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親屬之言也詩曰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齊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為不樂乎景公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已上力皆能勝嬰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無

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為人上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為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若遄死景公色媿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淫湎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傳曰堂衣若扣孔子之門曰丘在乎丘在乎子貢應之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及外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何言吾師之名焉堂衣若曰子何年少言之絞子貢曰大車不絞則不成其任琴瑟不絞則不成其音子之言絞是以絞之也堂衣若曰吾始以鴻之力今徒翼耳子貢曰非鴻之力安能舉其翼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齊景公出弋昭華之池顏鄧聚主鳥而亡之景公怒而

欲殺之晏子曰夫鄧聚有死罪四請數而誅之景公曰諾晏子曰鄧聚為吾君主鳥而亡之是罪一也使吾君以鳥之故而殺人是罪二也使四國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罪三也天子聞之必將貶絀吾君危其社稷絶其宗廟是罪四也此四罪者故當殺無赦臣請加誅焉景公曰止此亦吾過矣願夫子為寡人敬謝焉詩曰邦之司直

魏文侯問於解狐曰寡人將立西河之守誰可用者解

狐對曰荆伯柳者賢人殆可文侯將以荆伯柳為西河守荆伯柳問左右誰言我於吾君左右皆曰解狐荆伯柳往見解狐而謝之曰子乃寛臣之過也言於君謹再拜謝解狐曰言子者公也怨子者吾私也公事已行怨子如故張弓射之走十步而没可謂勇矣詩曰邦之司直楚有善相人者所言無遺美聞於國中莊王召見而問焉對曰臣非能相人也能相人之友者也觀布衣者其友皆孝弟篤謹畏令如此者家必日益而身日安此所

謂吉人者也觀事君者其友皆誠信有行好善如此者
措事日益官職日進此所謂吉臣者也人主朝臣多賢
左右多忠主有失敗皆交爭正諫如此者國日安主日
尊名聲日顯此所謂吉主者也臣非能相人也觀友者
也王曰善其所以任賢使能而霸天下者始遇之於是
也詩曰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孔子出遊少源之野有婦人中澤而哭其音甚哀孔子
使弟子問焉曰夫人何哭之哀婦人曰鄉者刈蓍薪亡

吾著簪吾是以哀也弟子曰刈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焉婦人曰非傷亡簪也蓋不忘故也

傳曰君子之聞道入之於耳藏之於心察之以仁守之以信行之以義出之以遜故人無不虛心而聽也小人之聞道入之於耳出之於口茍言而已譬如飽食而嘔之其不惟肌膚無益而於志亦戾矣詩曰胡能有定

孔子與子貢子路顏淵遊於戎山之上孔子喟然歎曰二三子各言爾志予將覽焉由爾何如對曰得白羽如

月赤羽如朱幹鐘鼓者上聞於天下槊於地使將而攻之惟由爲能孔子曰勇士哉賜爾何如對曰得素衣縞冠使於兩國之間不持尺寸之兵升斗之糧使兩國相親如弟兄孔子曰辯士哉回爾何如對曰鮑魚不與蘭茝同笥而藏桀紂不與堯舜同時而治二子已言回何言哉孔子曰回有鄙之心顔淵曰願得明王聖主爲之相使城郭不治溝池不鑿陰陽和調家給人足鑄庫兵以爲農器孔子曰大士哉由來區區汝何攻賜來便便

汝何使顧得之冠爲子宰焉

賢士不以恥食不以辱得老子曰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詘大辯若訥大巧若拙其用不屈罪莫大於多欲禍莫大於不知足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孟子妻獨居踞孟子入戶視之白其母曰婦無禮請去之母曰何也曰踞其母曰何知之孟子曰我親見之母

曰乃汝無禮也非婦無禮禮不云乎將入門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户視必下不掩人不備也今汝往燕私之處入户不有聲令人踞而視之是汝之無禮也非婦無禮也扵是孟子自責不敢去婦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

孔子出衛之東門逆姑布子卿曰二三子引車避有人將來必相我者也志之姑布子卿亦曰二三子引車避有聖人將來孔子下步姑布子卿迎而視之五十步從而望之五十步顧子貢曰是何為者也子貢曰賜之師

也所謂魯孔丘也姑布子卿曰是魯孔丘歟吾固聞之
子貢曰賜之師何如姑布子卿曰得堯之顙舜之目禹
之頸皋陶之喙從前視之盎盎乎似有王者從後視之
高肩弱脊此惟不及四聖者也子貢吁然姑布子卿曰
子何患焉汙面而不惡葭喙而不藉遠而望之羸乎若
喪家之狗子何患焉子何患焉子貢以告孔子孔子無
所辭獨辭喪家之狗耳曰丘何敢乎子貢曰汙面而不
惡葭喙而不藉賜以知之矣不知喪家狗何足辭也子

曰賜汝獨不見夫喪家之狗歟既斂而椁布罷而祭顧望無人意欲施之上無明王下無賢士方伯王道衰政教失强陵弱衆暴寡百姓縱心莫之綱紀是人固以丘為欲當之者也丘何敢乎

修身不可不慎也嗜慾侈則行虧讒毁行則害成患生於忿怒禍起於纖微汙辱難湔灑敗失不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謾誕者趨禍之路也毁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是故君

子不徼幸節嗜慾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稱為君子矣詩曰何其處兮必有與也

君子之居也綏如安裘晏如覆杅天下有道則諸侯畏之天下無道則庶人易之非獨今日自古亦然昔者范蠡行游與齊屠地居奄忽龍變仁義沈浮湯湯慨慨天地同憂故君子居之安得自若詩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

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太子再拜謁

田子方田子方不下車太子不說曰敢問何如則可以驕人矣田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由此觀之則貧賤可以驕人矣夫志不得則授履而適秦楚耳安往而不得貧賤乎於是太子再拜而後退田子方遂不下車

戴晉生弊衣冠而往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邪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游也君不

見大澤中雉乎五步一噣終日乃飽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何彼樂其志也援置之囷倉中常噣粱粟不旦時而飽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游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王使使賫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

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
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
食粥毚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
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
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
聘與婦去之詩曰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傳曰昔戎将由余使秦秦繆公問以得失之要對曰古
有國者未嘗不以恭儉也失國者未嘗不以驕奢也由

余因論五帝三王之所以衰及至布衣之所以亡繆公然之於是告内史王繆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由余聖人也將奈之何王繆曰夫戎王居僻陋之地未嘗見中國之聲色也君其遺之女樂以淫其志亂其政其臣下必踈因為由余請緩期使其君臣有間然後可圖繆公曰善乃使王繆以女樂二列遺戎王為由余請期戎王大悦許之於是張酒聽樂日夜不休終歲淫縱卒馬多死由余歸數諫不聽去之秦秦公子迎拜之上卿

遂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子夏過曾子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君子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君子有三樂鐘磬琴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樂曾子曰有親可畏有君可事有子可遺此一樂也有親可諫有君可去有子可怒此二樂也有君可喻有友可助此三樂也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此一費也事君有功而輕負之此二費也久交友而中絶之此三費也子夏曰善哉

謹身事一言愈於終身之誦而事一士愈於治萬民之功夫人不可以不知也吾嘗鹵焉吾田朞歲不收土莫不然何況於人乎與人以實雖疎必密與人以虛雖戚必疎夫實之與實如膠如漆虛之與虛如薄冰之見晝日君子可不留意哉詩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晏子之妻使人布衣紵表田無宇譏之曰出於室何為者也晏子曰家臣也田無宇曰位為中卿食田七十萬何用是人為畜之晏子曰棄老取少謂之瞽貴而忘賤

謂之亂見色而說謂之逆吾豈以逆亂瞀之道哉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及其升於高一詘一信展而雲間藩木之雀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緼著未嘗完也糲藿之食未嘗飽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及其出則安百議用則延民命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齊王厚送女欲妻屠牛吐屠牛吐辭以疾其友曰子終死腥臭之肆而已乎何為辭之吐應之曰其女醜其友

曰子何以知之吐曰以吾屠知之其友曰何謂也吐曰吾肉善而去若少耳吾肉不善雖以吾附益之尚猶賈不售今厚送子子醜故耳其友後見之果醜傳曰目如擗杏齒如編貝

傳曰孔子過康子子張子夏從孔子入坐二子相與論終日不決子夏辭氣甚隘顏色甚變子張曰子亦聞夫子之議論邪徐言誾誾威儀翼翼後言先默得之推讓巍巍乎蕩蕩乎道有歸矣小人之論也專意自是言人

之非瞋目搤腕疾言噴噴口沸目赤一幸得勝疾笑嗌嗌威儀固陋辭氣鄙俗是以君子賤之也

詩外傳卷九

詩外傳卷十

漢 韓嬰 撰

齊桓公逐白鹿至麥丘之邦遇人曰何謂者也對曰臣麥丘之邦人桓公曰叟年幾何對曰臣年八十有三矣桓公曰美哉與之飲曰叟盍為寡人壽也對曰野人不知為君王之壽桓公曰盍以叟之壽祝寡人矣邦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固壽金玉之賤人民是寶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矣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叟盍優之邦

人奉觴再拜曰使吾君好學士而不惡問賢者在側諫者得入桓公曰善哉祝乎寡人聞之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叟盍優之邦人奉觴再拜曰無使羣臣百姓得罪於吾君無使吾君得罪於羣臣百姓桓公不説曰此言者非夫前二言之祝叟其革之矣邦人潸然而涕下曰願君熟思之此一言者夫前二言之上也臣聞子得罪於父可因姑姊妹謝也父乃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使左右謝也君乃赦之昔者桀得罪於臣也至今未有為謝也桓

公曰善哉寡人賴宗廟之福社稷之靈使寡人遇叟於此扶而載之自御以歸薦之於廟而斷政焉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亦遇之於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鮑叔薦管仲曰臣所不如管夷吾者五寛惠柔愛臣弗如也忠信可結於百姓臣弗如也制禮約法於四方臣弗如也決獄折中臣弗如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士卒勇臣弗如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晉文公重耳亡過曹里鳧須從因盜重耳資而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子推割股肉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及重耳反國國中多不附重耳者於是里鳧須造見曰臣能安晉國文公使人應之曰子尚何面目來見寡人欲安晉也里鳧須曰君沐邪使者曰否鳧須曰臣聞沐者其心倒心倒者其言悖今君不沐何言之悖也使者以聞文公見之里鳧須仰首曰離國久臣民多過君君反國而民皆自危里鳧須又襲竭君之資避於深山而君以

餒介子推割股天下莫不聞臣之為賊亦大矣罪至十族未足塞責然君誠赦之罪與驂乘遊於國中百姓見之必知不念舊惡人自安矣於是文公大悅從其計使驂乘於國中百姓見之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驂乘吾何懼也是以晉國大寧故書云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若里鳧須罪無赦者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傳曰言為王之不易也大命之至其太宗太史太祝斯素服執策北面而弔乎天子曰大命既至矣如之何憂

之長也授天子策一矣曰敬享以祭永主天命畏之無疆厥躬無敢寧授天子策二矣曰敬之夙夜伊祝厥躬無怠萬民望之授天子策三矣曰天子南面受於帝位以治為憂未以位為樂也詩曰天難忱斯不易惟王君子溫儉以求於仁恭讓以求於禮得之自是不得自是故君子之於道也猶農夫之耕雖不獲年之優無以易也大王亶甫有子曰太伯仲雍季歷歷有子曰昌太伯知大王賢昌而欲季為後也太伯去之吳大王將死

謂曰我死汝往讓兩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大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又讓伯謂仲曰今羣臣欲我立季季又讓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要於扶微者可以立季季遂立而養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大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詩曰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此之謂也太

伯反吳吳以為君至夫差二十八世而滅

齊宣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曰亦有寶乎齊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之小國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無寶乎齊王曰寡人之所以為寶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之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為寇泗水上有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之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於河吾臣有黔夫者使之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歸之

者千千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之備盜賊而道不拾遺吾將以照千里之外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慙不懌而去

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東海有勇士曰菑丘訢以勇猛聞於天下遇神淵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訢之言飲之其馬果沈菑丘訢去朝服拔劒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要離聞之往見之曰訢在乎曰送有喪者往見訢於墓曰聞雷神擊

子十日十夜眇子左目夫天怨不全日人怨不旋踵至今弗報何也叱而去墓上振憤者不可勝數要離歸謂門人曰菑丘訢天下之勇士也今日我辱之人中是其必來攻我暮無閉門寢無閉户菑丘訢果夜來拔劒住要離頸曰子有死罪三辱我以人中死罪一也暮不閉門死罪二也寢不閉户死罪三也要離曰子待我一言來謁不肖一也拔劒不刺不肖二也刃先辭後不肖三也能殺我者是毒藥之死耳菑丘訢引劒而去曰嘻所

不若者天下惟此子爾傳曰公子目夷以辭得國今要離以辭得身言不可不文猶若此乎詩曰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傳曰齊使使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攫笞潰失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鴻渴道飲攫笞潰失臣欲亡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攫笞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故使者必矜文辭喻誠信明氣志

解結申屈然後可使也詩曰辭之懌矣

扁鵲過虢侯世子暴病而死扁鵲造宫曰吾聞國中卒有壤土之事得無有急乎曰世子暴病而死扁鵲曰入言鄭醫秦越人能治之庶子之好方者出應之曰吾聞上古醫曰弟父弟父之為醫也以莞為席以芻為狗北面而祝之發十言耳諸扶輿而來者皆平復如故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又曰吾聞中古之為醫者曰踰跗踰跗之為醫也搦木為腦芷草為軀吹竅定腦

死者復生子之方豈能若是乎扁鵲曰不能中庶子曰苟如子之方譬如以管窺天以錐刺地所窺者大所見者小所刺者巨所中者少如子之方豈足以變童子哉扁鵲曰不然事故有昧投而中蟁頭掩目而別白黑者夫世子病所謂尸蹶者以為不然試入診世子股陰當温耳焦焦如有啼者聲若此者皆可活也中庶子遂入診世子以病報虢侯聞之足跣而起至門曰先生遠辱幸臨寡人先生幸而治之則糞土之息得蒙天地載長

為人先生弗治則先犬馬填壑矣言未卒而涕泣沾襟扁鵲入砥鍼礪石取三陽五輸為先軒之竈八拭之陽子同藥子明灸陽子游按磨子儀反神子越扶形於是世子復生天下聞之皆以扁鵲能起死人也扁鵲曰吾不能起死人直使夫當生者起死者猶可藥而況生乎悲夫罷君之治無可藥而息也詩曰不可救藥言必亡而已矣

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

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齊景公遊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泰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

國子高子曰然臣頼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也駑馬柴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况君乎俯泣晏子曰樂哉今日嬰之游也見怯君一而諛臣二使古而無死者則太公至今猶存吾君方今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念死乎景公慙而舉觴自罰因罰二臣

秦繆公將田而喪其馬求三日而得之於莖山之陽有鄙夫乃相與食之繆公曰此駮馬之肉不得酒者死繆

公乃求酒徧飲之然後去明年晉師與繆公戰晉之左格右者圍繆公而擊之甲已墮者六矣食馬者三百餘人皆曰吾君仁而愛人不可不死還擊晉之左格右免繆公之死

傳曰卞莊子好勇母無恙時三戰而三北交游非之國君辱之卞莊子受命顏色不變及母死三年魯興師卞莊子請從至見於將軍曰前猶與母處是以戰而北也辱吾身今母没矣請塞責遂走敵而鬬獲甲首而獻之

請以此塞一北又獲甲首而獻之請以此塞再北將軍止之曰足不止又獲甲首而獻之曰請以此塞三北將軍止之曰足請為兄弟卞莊子曰夫北以養母也今母歿矣吾責塞矣吾聞之節士不以辱生遂奔敵殺七十人而死君子聞之曰三北已塞責又滅世斷宗士節小具矣而於孝未終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絶逆天道至斮朝涉刳孕婦脯鬼侯醢梅伯然所

以不亡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箕子執囚為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周加兵而誅絶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不亡者

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文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諍之臣而亡天下矣

齊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裒衣應步帶著桃殳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以避余丈夫曰是名二桃桃之為言亡也夫日日慎桃何患之有故亡國之社以戒諸侯庶人之戒在於桃殳桓公

說其言與之共載來年正月庶人皆佩詩曰殷監不遠

齊桓公置酒令諸侯大夫曰後者飲一經程管仲後當飲一經程飲其一半而棄其半桓公曰仲父當飲一經程而棄之何也管仲曰臣聞之酒入口者舌出舌出者棄身與其棄身不寧棄酒乎桓公曰善詩曰荒湛于酒

齊景公遣晏子南使楚楚王聞之謂左右曰齊遣晏子使寡人之國幾至矣左右曰晏子天下之辯士也與之議國家之務則不如也與之論往古之術則不如也王

獨可以與晏子坐使有司束人過王王問之使言齊人善盜故束之是宜可以困之王曰善晏子至即與之坐圖國之急務辨當世之得失再舉再窮王默然無以續語居有間束徒以過之王曰何為者也有司對曰是齊人善盜束而詣吏王欣然大笑曰齊乃冠帶之國辯士之化固善盜乎晏子曰然固取之王不見夫江南之樹乎名橘樹之江北則化為枳何則地土使然爾夫子處齊之時冠帶而立儼有伯夷之廉今居楚而善盜意土

地之化使然爾王又何恠乎詩曰無言不讐無德不報

吴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呼牧者取之牧者曰子居之髙視之下貌之君子而言之野也吾有君不君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君疑取金者乎延陵子知其為賢者請問姓字牧者曰子乃皮相之士也何足語姓字哉遂去延陵季子立而望之不見乃止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顔淵問於孔子曰淵願貧如富賤如貴無勇而威與士

交通終身無患難亦且可乎孔子曰善哉回也夫貧而如富其知足而無欲也賤而如貴其讓而有禮也無勇而威其恭敬而不失於人也終身無患難其擇言而出之也若回者其至乎雖上古聖人亦如此而已

齊景公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晏子乗而往比至衣冠不正景公見而怪之曰夫子何遽乎得無有急乎晏子對曰然有急國人皆以君為惡民好禽臣聞之魚鼈猒深淵而就乾淺故得於釣網禽獸猒深山而下於都澤

故得於田獵令君出田十有七日而不反不亦過乎景公曰不然為賓客莫應待邪則行人子牛在為宗廟而不血食邪則祝人太宰在為獄不中邪則大理子幾在為國家有餘不足邪則巫賢在寡人有四子猶有四肢也而得代焉不可患焉晏子曰然人心有四肢而得代焉則善矣令四肢無心十有七日不死乎景公曰善哉言遂援晏子之手與驂乘而歸若晏子者可謂善諫者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蟬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蜋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蜋方欲食蟬而不知黄雀在後舉其頸欲啄而食之也黄雀方欲食螳蜋不知童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黄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

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不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平公勃然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走馬而救之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商賈藏於篋匱今百姓之於外

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口虛而賦斂無已收太半而藏之臺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内賦斂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爲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而不自知變悟亦恐君之爲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已往請藏於百姓之間詩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魏文侯問里克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里克對曰數戰而數勝文侯曰數勝國之福也其獨亡何也里克對曰

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驕則恣恣則極上下俱極吳之亡猶晚矣此夫差所以自喪於干遂詩曰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楚有士曰申鳴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謂辭之申鳴曰何舍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禄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亂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

鳴因以兵之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令將兵為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也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桴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歸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詩曰

進退惟谷

昔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由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

詩外傳卷十

詩外傳䟦

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歷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刋刻於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攺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百卷第二章載孔子南游適楚見處子佩瑱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游女之章其繆戾甚矣他亦無足言容齋洪氏

